

涂克冬·庆胜作品



涂克冬·庆胜是鄂温克族小说家，出生于呼和浩特，先后当过知青、工人、刑警、大学教师、商人、律师等。丰富的生活经历，历练了作者深沉浑厚的精神底蕴，也成就了一个作家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素养。涂克冬·庆胜近年来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第五类人》《跨越世界末日》《萨满的太阳》等作品。他的作品以自己独特的眼光与心灵视野，对各种人物的命运展开了丰富的生活叙事与内在的精神探寻，给人以文学与文化的双重力量。他以一个鄂温克族作者的特定身份，对一个民族精神深处的客观正视，使读者有了深入了解这样一个英雄民族的可能。

——编者

鄂温克族的抗战传奇

□范咏戈

他阻挡了伙伴们的过激行为，坦诚地把我真相告诉埃斯罕，让她自己做出选择。埃斯罕最后为了她深爱的民族放弃了“爱情”，并用山田的枪把他打死。当日伪军警发现了满嘎的小分队的营地准备进剿时，苏蒙联军进军东北，战争结束了。满嘎和埃斯罕在返回索伦河的路上，发现几个躲在草丛中被遗弃的日本小孩，满嘎和埃斯罕用勒勒车把这几个孤儿带回了索伦河。小说故事传奇动人，满嘎和鄂温克猎人的形象鲜明饱满，和极地荒原的自然气质融为一体，构成一部题材新颖又有场景区观的抗战图景。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鄂温克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守边军人，抗击侵略者是天职。但他们把日本人抓来以后不是马上枪杀，而是先比武，比出输

赢后再决定生死，还有最后埃斯罕和满嘎救日本孤儿，这些细节描写使小说有充沛的少数民族元素，具有清晰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印记。《萨满的太阳》填补了鄂温克族抗战题材创作的空白，也填补了我国抗战小说的一个空白，同时也是鄂温克文学创作传统的一个良好传承。鄂温克族属于北方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但近年来他们的文学活动却异常活跃。几年前莫力达瓦旗曾一次推出10位女作家，其中就包括鄂温克族作家。莫力达瓦旗是鄂温克族居住集中的地方之一。在这人口较少的广大地域中出现这样一个作家群是很令人吃惊的，这个文学景观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本土作家，一个是非母语写

作。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都是没有书面文字的少数民族，用蒙语以外的汉语来进行文学创作十分难能可贵。作者庆胜生活经历丰富，从事过各种职业，他的处女作小说《第五类人》里的人物个个像杰克·伦敦小说中的“海狼”，作品中有血性的人物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大特色。同时他们也长于对生命思考，对生命追问，从而显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不同于汉民族文学创作的某些特质。作者还延续了“底层叙事”的少数民族文学传统。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最普通的牧民、猎户，有原始生命力的人物。他们真实地存在着，生活着，斗争着。这种气场和特质十分宝贵。文学既不是翔实的编年史，也不是静态的人物素描，而是要完成对生活的整体审视和审美把握。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文学价值的等级在每一级都等于精神生活的等级。”当然，庆胜的小说不能仅满足于对本土生活的忠实记录。如何在生活中完成审美判断并使之上升为精致的审美景观，庆胜写作的空间还很大。

庆胜是我认识的惟一一位鄂温克族同胞，高大、阳刚、剽悍的我，也就成为民族的形象代言人，填补了我对于鄂温克人的想象。鄂温克族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庆胜以汉语写作，他的《萨满的太阳》是本族历史书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相当于树立了一座里程碑；他的长篇小说《跨越世界末日》等也堪称汉语写作的优秀作品，可以代表鄂温克族文学现已达到的高度。

□胡平

读《萨满的太阳》时，我心目中主人公满嘎的性格，是接近庆胜性格的，充满血性，光明磊落，不屈不挠。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做活体细菌实验，害死鄂温克数百人，真相披露后，族群里出现激烈争议。倘若反抗，可能引来日本人的屠杀，导致种族灭亡，因此一些老辈人希望暂时忍耐，而满嘎等年轻人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创造了显著的战绩，保卫了民族的尊严。此事件是有史实依据的，庆胜决定以它为背景，集中刻画鄂温克的民族精神，也是独具慧眼和恰到好处。应该说，这一题材在文学上属于上乘题材，为作者提供了驰骋的疆域。我们看到，鄂温克作家笔下的鄂温克英雄，具有特殊的气势，推动的情节亦非同一般。满嘎们抓住宫本后，宫本不愿低头，说他不怕死，满嘎便要跟他较劲，说只要承认怕死，便可放他回去，宫本仍不肯松口，满嘎就提出以决斗解决，赢了放他走。于是两人一人一马一支枪，在沼泽地里展开角逐，终被满嘎结果。由此可见，满嘎是像对待猎物一样对待敌人，与之实行一场互猎，方式完全是鄂温克式的。这种较量是体力和武力的，更映射出两个民族间精神与气质的对抗。小说结尾处，日本人战败，四处溃散，曾出现把个日本人当着他的4个孩子的面杀死的场面，满嘎遇到时，却命令将4个孩子救下，展现出鄂温克人民族性格与价值观念的另一侧面。

索伦河畔的抗战

□顾建平

大作家的可贵之处。为何可贵？作家应该是预言家、先行者，庆胜先于社会风气、先于人们的生活规律、先于时髦潮流而创作出这样的作品，有预言家的本领和先知的才能，起到警世社会的作用。

最后谈一谈涂克冬·庆胜的小说艺术。小说的艺术是细节的艺术，中篇小说《捷雅泰》是发表于《民族文学》的作品。《捷雅泰》里有一段细节描写很精彩：司机很胖，他坐在驾驶室里头，肚皮把方向盘堵得紧紧的，对于这种细节的捕捉不是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能做得到的，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小说一个这样的细节都抓不着。细节是作者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仔细观察发现的，作者以内蒙古草原的退化为重点，描写了一个个美丽的牧场变成农田，进而荒漠化沙化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蒙古人失去了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有的甚至失去了家园，所以“捷雅泰”的形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一个民族可以失去家园，失去独特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个人无法跨过和控制的，但是语言这种无形的文化的堆积却可以自己掌握，谁也无法剥夺。

《萨满的太阳》是鄂温克族作家涂克冬·庆胜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充满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和地域特色，题材独特、风格别样的抗战小说。故事发生在索伦河畔的草原上，鄂温克族聚居地，中国东北部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在此交融，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等也栖息于此。鄂温克族曾经作为一支勇猛的武装力量，为清王朝艰苦征战，清王朝统一中国以后，鄂温克族受到了清王朝的庇护。清朝结束不久，这里又成为日本扶持建立的满洲国的地盘，日本军队驻扎，日本开拓民也住了进来。

短暂，但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却值得大书一笔。

作为描写战斗冲突的小说，《萨满的太阳》还原了历史真实，不图解，不夸张，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小说里蕴含着公正宽容的人道精神。

虽然是日本军队的医学试验造成了差点导致鄂温克族人灭顶之灾的瘟疫，但是满嘎他们却没有不问青红皂白仇恨所有的日本人。即使是报复日本兵，也采取了公平的决斗方式。当日本国投降，当地民族追逐杀戮日本开拓民的时候，满嘎们忧心忡忡，还救起了父母被杀、流落荒野的4个日本孩子。

小说写到日本军医山田，没有在形象上丑化他。埃斯罕起初是真心爱着山田的，所以她才在爱情和民族大义之间纠结。杀死山田之后，埃斯罕陷入了癫狂状态。当埃斯罕归来，与满嘎走到了一起，深爱满嘎的乌拉只是悄悄地走开，投入神的怀抱，成为一名充满爱心的护士。一个有过狂热爱情的女子，在宗教中寻找安慰和解脱，也是合乎情理的。

这部小说不是简单地写少数民族的抗日行动，它不回避战争的复杂性。其中对索伦河畔自然景物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这片土地的深深热爱。这部小说也是鄂温克族文化的小型百科全书，宗教、民俗、饮食起居……林林总总，有些点到即止，有些描写详尽。

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写抗战的文学作品，各种纪实文学、小说、散文，足有上千部，但是在这个时节看一部6年前出版的长篇小说，一部写中国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抗击日本人的小说，居然有异样的新鲜感，实属不易。这是一部有品质、有特色，但是被忽略的作品，它值得我们重新投以关注的目光。

觉醒的资源

□赵曼彪

当我着手筹办涂克冬·庆胜小说研讨会的时候，有机会系统地阅读了他的几部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透过小说的情节、人物关系，我依稀看清了他人生的经历与磨难，通过与他的人际交往，体味出了他小说中具有一种文学之外的意义与深度。作为一名鄂温克族的小说家，他以自身的生活体验与民族情感，毫无半点矫情地把我们认为神秘的民族活脱脱地展现给读者。

2003年的春天，全国非典爆发。人心惶惶，气氛紧张，让人感觉到世界末日来临了。庆胜的胆魄之大，开始反思人生，决定写一本自传体小说，以自己从小生活的内蒙古政府大院为背景，表现内蒙古东部区进城工作和生活的少数民族干部子女们的生活。这部具有自传意味的长篇小说名叫《第五类人》，是一个成长小说，是对一种路上的成长的关注，写一个少年从不安分守己到最后怎么归于宗教，描写少年人朝圣的过程，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部小说很有价值。

10年前，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跨越世界末日》出版，当时有评论家说，他开创了内蒙古反腐小说的先河，以独特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惟金钱是瞻的社会大背景下人们内心的腐蚀与堕落，人性的复苏与回归成为当前社会刻不容缓的课题。作品中，作者以生动形象、具体可感的语词以及细腻的印象惟妙惟肖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可笑而又可悲、可悯的被金钱所腐蚀的人与事。当每个人都被《诸世纪》中的预言所蛊惑，相信“世界末日”就会在其所宣称的那一天到来时，人们患上了世纪末的浮躁病——急功近利，拜金主义盛行，许多人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开始对生命倒计时——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开始出现不和谐；以权谋私、趋炎附势、惟金钱是瞻。为此不惜损害他人权益，不惜侵蚀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不顾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大胆揭露官场的腐败，急切地呼吁着民主与法制的健全，真诚地渴盼着人性的回归。现在看看，作品问世10年后，我们反腐倡廉正酣，这正是一个伟

似真的经验写作

□刘大先

涂克冬·庆胜的小说普遍有种类似自然主义的倾向，一方面在内容和题材上并没有刻意提炼某个核心情节或者线索，而是让事件自行流淌，或者截取某个人生片断，在这个片断中意外的人物和事情旁逸斜出；另一方面在语言和技法上也采取的是“顺其自然”的原生语言，有时候不加节制，使得他的人物对话更像是某个现实语境中的交谈，风格也显得粗暴，却也正因为粗暴而变得有力。这一切给庆胜的小说带来了一种“似真性”，他似乎就是把日常生活、社会经历中的某个真实部分原封不动地截取下来，用文字还原给读者。

庆胜有着极其丰富的社会经历，因而从写作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确立了自己的风格和方式。他的处女作《第五类人》就是个以平视视角紧贴着生活来写的作品。这个叙事中，作者并不以塑造某种典型人物为旨归，也不在意某种超越性思想的反思，而是展示日常本身的粗糙、丑陋、心血来潮和偶尔让人心神领会的感动瞬间。作者主体是淹没在情节之中的，虽然文本中随处可见叙事者的主观心理活动、回忆等，但他并没有表明某种明确的道德态度和价值立场。

我将这样的小说称为经验型小说。与体验型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经验型小说很少借助于抽象的哲思、超脱的想象、理性的反省，它与作者的现实生活密不可分，繁复丰富的经历会

压倒塑造人物、刻画典型的欲望，呈现出笼统的、含混的、铺天盖地的琐碎而庞杂的经验。因而，经验型小说总带有自叙传的色彩，充满了外在现象的观察、看法和意见。

长篇小说《跨越世界末日》中，王倩妮虽然是主人公，但她只不过是个贯穿性人物，通过她串联起律师业所涉及到的政府官员、法官、商人、军人、黑社会、罪犯等方方面面的社会关系网络。因而叙事的主体其实是社会关系，小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所营造的是一种社会氛围；一个人人都利益至上的社会氛围。小说的风格同样是平实主义，具有自叙传色彩，紧贴着生活来写，袒露出真实的心理、卑琐的人性、丑恶的社会。作者在铺设各种人物的行为举止、语言和观念时，摒除了道德判断，让人与事粗砺的真实感自己呈现。在这样的经验型小说中，可以看到当下社会的第一手材料，可以看到那些经过语言和技巧修饰了的现实表述中所没有的让人触目惊心的人性黑洞与道德绞肉机。

小说集《陷阱》中收录的都是类似题材的短篇，这些小说泥沙俱下，从技巧和语言来说并无惊人之处，但是为这个急剧转型的时代社会留存了最粗砺真实的一面：小人物腾挪挣扎的痛楚，大多数叫作“伊克乌拉”的主人公为代表的普通人的郁郁焦灼的内心，混乱崩塌的道德世界……这些来源于作者丰富生活的故事贴切可感，人物并没有高于生活或者低于生活，而是

“等于”生活，就像我们日常可见之人或者说就是我们每个人本身，而它另一方面的意义则从侧面体现了少数民族的当代生活——他们并非还是停留在想象层面的山林田园牧歌场景中，而是身处主流生活中间随波逐流、与世浮沉。如果说庆胜的小说的意义，我觉得最大价值就来自于他没有躲避在“文化”或者“民族性”的帘幕之后意淫，而是赤裸裸地呈现出我们时代现实的丑陋而残酷的真实面目。在这样的人大时代中，任何一个哪怕只是边地少数民族的人也同样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市场化、金钱至上、权钱交易、道德转型、消费主义……

个体与社会、小民族与大时代之间的关联，一直体现在庆胜的写作主题中。他似乎无意识地表达了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一个哪怕是极其边远地带的、似乎很边缘的人群，也始终与整体性的社会变局联系在一起。写鄂温克民众自发抗日的历史题材小说《萨满的太阳》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情节，青年满嘎试图联络同胞抗日，在征询族内老人们的意见时，木哈力大叔强调保全族群存活比荣誉重要，而鄂温克人原先是大清国的戍边士兵，如今被满洲国和中华民国都抛弃了。这显然是鲁迅所批判过的只知道有家、不知有国的沙聚之邦的看法，最终满嘎还是走向了抗日的道路，这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现代进程中凝聚形成的复杂与曲折。

将这些作品放在整个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中看，有个很重要的启示，即边地少数民族文学除了各具特色的文化之外，也有着与东南沿海、中心城市共通的命运；一个小民族的作家在言说我们时代最深刻的政治经济与精神转型时，其可以抵达的经验深度较之于发达地区的作家一点也不遑多让。

无处逃离

□肖惊鸿

“千万富翁陈学义杀死了自己的独生子。”看到第一句话，我会心一笑。作者涂克冬·庆胜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开篇第一句让读者欲罢不能。

陈学义是一个市场大潮中几被淹没的印刷行业的商人。他于困境中发掘了一本册子，一部危言耸听的预言书，宣告了人类大劫难就在1997年的8月18日，离那个时间节点还有五年零两个月。故事由此展开。接下来王倩妮出场，她的出场，牵出了一个偌大的关系社会和密密匝匝的社会生活。

作者通过王倩妮这一线索，重在表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王倩妮代表了小镇青年的现实选择和出路。王倩妮大学毕业来到了A市，先到律师事务所见习，后来又到了上海，算是真正迈入了社会，也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泥淖。她面对一个个诱惑无所适从。她从见习律师成为正式律师，看似事业有了进展，虽没有大富大贵，但在这个社会上也算是进入了白领阶层。然而她在社会泥淖中被裹挟着前行，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人物。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描绘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在这个深不见底的社會里，翻卷沉浮。法官与律师这两个职业，本应该是良好社会秩序中的兄弟搭档，庆胜的小说中却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疮疤。滥用职权，刑讯逼供，心狠手黑，不择手段，假大黑空，欺诈骗骗，在作家的笔下徐徐道来，生活竟然如此真切，真切到让人感到可怕。

作家用王倩妮的成长与经历昭示了世界末

日的到来。陈学义的黑色小册子只不过是个引子。然而怎样才能跨越世界末日？小说里的诸人物看似都缺乏来自内心的抗争的力量。诗人呼其图的出现，让我心里一热。我對他寄予了温暖和希望，希望他能带来末日前的一线曙光。我在内心里把他预设为王倩妮的“精神引路人”。然而他没有。他只是让倩妮去信耶稣。而耶稣，离这个混乱不堪的世界又太过遥远。

庆胜对文学的思考变成了对人生的拷问。如果末日降临，我们能做些什么？这本书又是一个关于信仰的故事。王倩妮对爱情的寻找，因多了功利目的而不得。是的，她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律师，而且成为一个有名的律师，然而换来的却只是一场梦而已。社会的疮痍被揭开，然而也并没有给出治疗的处方。如果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这一点多少损伤了小说的品质。文学的力量在于给人注入光亮。如果没有光的照耀，又怎么能够跨越世界末日？

小说末尾出现的一处亮色值得一提。王主任变成了蚯蚓，不能不说这是神来之笔，值得点赞。只可惜收尾有仓促，没有深挖下去。回到家乡的倩妮，到底是南柯一梦。所以，我宁愿相信陈学义没有借《诸世纪》发了横财，他仍然是辛辛苦苦经营着他的小买卖，他的儿子也还活蹦乱跳地或者安安静静地活着，他老婆的存款也还安然无恙地放在存折里。至于王倩妮，我愿她明朗、纯净，一如小镇里几无污染的空气。